

#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

## 宝鸡工业人的南腔北调

### 人文宝鸡

REN WEN BAO JI

编者按：

在宝鸡清姜、十里铺、中滩路等地方，能听到上海话、河南话、东北话、四川话等多种方言，可谓南腔北调，颇有趣味。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源于宝鸡的工业文化，宝鸡是一座因工业而兴的城市。在抗战期间、“一五”时期、“三线”建设时期，一批批工业企业内迁、建于宝鸡……由此，五湖四海的人随工厂扎根宝鸡，不同的方言口音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却有着同样建设祖国和家园的情怀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宝鸡包容多样的城市生活风尚。



## 倬侬从无锡来

本报记者 麻雪



无锡人说“我们”是“倬侬”，上世纪40年代，在我市斗鸡台经常可以听到无锡方言，为何会有这种语言现象呢？

7月20日，记者在长乐源抗战工业遗址办公区的“工农食堂”，见到了年过五旬的掌勺人罗宝成师傅，他的厨艺传承于申新纱厂老一代掌勺人，能做南方的菜系。冯驱是这里的特聘文史专家，他介绍：“罗师傅传承和擅长的南方菜，与曾经申新纱厂的一批无锡人有关。”

往事并不如烟！走进长乐源抗战工业遗址，看着气势恢宏的窑洞工厂，我们知道，宝鸡工业传奇的发展史也由此展开。“抗日战争爆发前，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，内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。”冯驱说，彼时的宝鸡城区只是一座仅有六七千人口的农业小县，几乎没有近代工业，只有百十家手工业作坊。

抗战时期，为了保存民族工业命脉，从1938年8月起，武汉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采用火车运输的方式，将企业连根拔起迁至宝鸡。“早期从武汉来到宝鸡的工厂管理人员据记载有185人，其中，多半都是江苏无锡人。比如，李国伟、龚一鸣，还有我的外祖父王阿庭等。”冯驱徐徐谈道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《宝鸡申新纺织厂史》中记载，抗战时期，宝鸡申新纱厂内无锡方言成了通行的“普通话”。从曾经的申新纱厂，到现在的陕棉十二厂，厂里的职工常说：“拉喂”，赶紧上班或者下班。什么是“拉喂”？就是提醒厂里职工上下班的一个信号。从开始的鸣响汽笛，到后来电铃声，再到沿用至今

的广播台和大喇叭，厂里职工都称这个信号为“拉喂”。冯驱解释说，“拉喂”在他和龚平看来，这是一个无锡方言。龚平就是筹建宝鸡申新纱厂人员之一的龚一鸣的后人，他认为，从字面意思看，就是拉响一个“喂”的音，并且持续一段时间。

在冯驱编写的纪实文学《西迁！西迁！》中，收录了一张宝鸡市档案馆提供的老照片，是上世纪40年代，一群人为无锡籍“大工匠”浦西根庆寿的大合影（见上图）。据了解，这群人中绝大多数是无锡人。

冯驱回忆，当年申新纱厂的职工食堂带动了斗鸡台的餐饮业。当时斗鸡台火车站街道上一家菜馆烧的一道“炸鳝丝”，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。冯驱说：“无锡人爱吃米、鱼、黄鳝。当年，初来乍到的早期申新纱厂筹备者，从斗鸡附近河里捞鱼、黄鳝、青蛙进行烹饪食用。这被当地人看到觉得很是不解，认为‘蛤蟆能吃吗？能有臊子面好吃吗？’”这一批无锡人的饮食习惯也在这里不断融合。后来，他们不仅爱吃“烧田鸡”“炸鳝丝”，也爱吃臊子面，还自己焯臊子，甚至有人爱直接喝岐山的醋。无锡人也为宝鸡当地人带来了勤洗澡、勤理发、讲卫生等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首先影响厂里的职工，后来逐渐影响到周围的居民。当时申新纱厂还为职工定制实用、漂亮的工装，业余的统一服装中还有女工的旗袍。那时，斗鸡台一带的女工穿着格外时髦。

抗战时期申新纱厂的内迁，不仅为宝鸡带来工业发展的火种，更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、生活理念，这种不同地域人文的融合发展贯穿至今。

“依好，碰到依蛮开心，依好伐？”“我老好个，依呢？”“我也老好个！”这是7月20日在市区姜谭路秦机家属院内，76岁的李茂菊遇见80岁的方茹刚用上海话打招呼的一幕。李茂菊见一旁的笔者一句都没听懂，用普通话解释道，他俩刚才说的是：你好！遇见你真高兴，你好吗？他回答，我很好！你呢？我说，我也很好！李茂菊说：“我们小区住着100多个上海人，大家经常用上海话交流。”

1965年，23岁的方茹刚、19岁的李茂菊和29岁的忻元亨积极响应祖国号召，从“黄浦江”来到“渭河滩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支援大西北工业建设和“三线”建设等政策方针的引导下，上海机床厂抽调部分人员及设备内迁宝鸡，许多上海青年来到秦川机床厂，忻元亨、方茹刚、李茂菊就是同一时间到秦川机床厂的。李茂菊出生在上海虹口区，从上海机床厂来宝鸡的那一年他19岁，刚刚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当时，李茂菊的父母是上海机床厂的职工，父母响应祖国号召决定到宝鸡去，征求李茂菊意见。“你愿意去大西北吗？”“我愿意去！”李茂菊凭借满腔的报国热情，坚定地跟随父母来到了宝鸡。刚到宝鸡时，李茂菊从繁华热闹的大都市来到当时偏僻的西北小城，感受着飕飕的寒风，觉得口干舌燥。那个年代，宝鸡的男女大都穿着黑色或蓝色的衣服，脚上穿的都是布鞋。而从上海来的小伙子们则穿着白色衬衫，脚上穿的是皮鞋，女工穿裙子、凉鞋，脖子上戴着当时非常流行的假领子。李茂菊一行上海人的穿着着实在当地引起了一番轰动。

## 阿拉从上海来

毛丽娜



忻元亨、方茹刚、李茂菊在秦机家属院内合影

“支援大西北”“祖国需要我”，1965年，23岁的小伙子方茹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宝鸡。方茹刚回忆，他刚来宝鸡时，适应不了宝鸡的饮食习惯，宝鸡人很少吃米饭，以面食为主，经常吃粗粮，他着实饿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了。由于当时上海职工及家属穿着风格比较新潮时尚，还闹过一次笑话。一天，方茹刚受父亲委托去宝鸡县（今陈仓区）看望父亲朋友一家，结果热情的邻居喊：“快开门，你家海外来亲戚啦！”当时，对于他们的穿着风格，当地人经常会说这是从外国来的人吧。

今年86岁的上海人忻元亨于1965年从上海机床厂来到秦川机床厂，次年，妻子也从上海来到宝鸡工作。忻元亨回忆，以前每次回上海，不仅要帮工友们带大米，还要在仅有的几天探亲假里，跑遍很多地方，购买

回大家所要的东西。由于捎带的东西太多，每次回宝鸡，他都要在火车上抢行李架，最多的一次忻元亨从上海往宝鸡捎了1000斤大米。如今，在宝鸡生活了大半辈子，老伴也安葬在了这里，现在两个儿子都要接忻元亨回上海居住，但忻元亨还是舍不得这片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城市。

“我在宝鸡工作生活50多年，在这里娶妻生子，在这里打拚奋斗，这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有时回上海几天不吃面，心里就想得慌。”方茹刚笑着说。这些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有着艰苦创业的满腔热情，更有着过硬扎实的各项技术。忻元亨、方茹刚、李茂菊、李逢凤……100多位黄浦江畔的儿女，用青春和智慧助推着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，用实际行动支援西北工业建设，也为宝鸡这座城市带来了动人的故事。

## 俺们来自大东北

本报记者 张琼



1965年宝鸡桥梁厂部分职工合影

“别老趴家，天气好的时候一起上街（东北话把“街”念gai），溜达溜达。”……在市区清姜金桥社区转悠，经常能听到居民用东北话聊天。这片区域也被称为“东北楼”，为何？上世纪60年代，在支援“三线”建设的大浪潮中，国家从全国各铁路局抽调人马，在宝鸡组建桥梁厂。当时，沈阳桥梁厂800人响应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，怀揣满腔热情奔赴宝鸡。

时间拨转到1965年初，沈阳桥梁厂小伙子刘玉中接到组织通知，西北要建工厂，收拾好东西即刻出发，一行人说说笑笑坐着火车来到宝鸡。到达

宝鸡桥梁厂厂址时，他们见到秦岭山脚下的一片荒山野地，什么都没有，分外荒凉。大家放下行李，投入到紧张的建厂工作中，没有电就从电厂拉线，大雨天也放不下工地的活儿，冒雨挖深沟。等厂房和宿舍建起来，第二批人员也响应组织号召，从沈阳来到宝鸡。金洪良是第二批来宝鸡人员之一，他记得当时自己刚打扫了沈阳的宿舍，领了煤，时间紧张来不及安置，只好背着煤来到宝鸡。虽然当时生产条件有限，但大家心劲足，敢拼敢干，1966年厂里钢梁产量就有了不俗业绩。

随后，厂里盖起了家属楼、学校、

商店、医院等，在厂子和家属院这一区域，大家的日常生活所需基本都能得到解决。下了班，沈阳工友们唠唠嗑儿、下下象棋、哼一哼东北二人转，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。金洪良和东北工友习惯吃米饭，每个月领到面粉后，就坐着宝成线上的火车到阳平关去换大米，再带些火柴、土豆等物品。由于家属楼里东北人多，东北话几乎成为这一区域的主要流通语言。他们回忆，有时在市场上买菜，和宝鸡当地人讲话，大家彼此都有点听不明白。在他们眼里，宝鸡乡亲们热情纯朴，当地集市上摆的蔬菜新鲜又便宜，只是宝鸡人嘴里哼唱的秦腔听不懂。在宝鸡乡亲们眼里，这些东北人为人爽朗、懂技术，待遇也好，令人羡慕。

今年89岁的陈惠然是河北唐山人，她也是第一批来宝鸡建厂人员当中唯一一位女同志。她回忆，当时厂里几百号东北人，看到东北同事做酸菜，味道好，自己也想学着做，给孩子们准备点冬天吃的菜食。那时，爱人正在北京出差，自己做酸菜的心情很急切，便跑到益门堡买了一口大缸。可是，这个大缸约30斤重，从益门堡到宝桥家属院有一站路程，自己为了弄一缸好吃的酸菜，硬是一个人把缸扛回了家。最终，陈惠然向东北同事多次学习请教，终于在当年冬天给孩子们吃上了美味的东北酸菜。

至今，“秧歌、酸菜、黏豆包”仍是“东北楼”里的人常惦念的东西。不过，随着时间的流淌，“东北楼”里的东北人和宝鸡人的融合越来越密切，他们的子女也爱上了臊子面和擀面皮，宝鸡已然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。